

俄乌冲突的地区及全球影响

冯玉军

摘要 俄乌冲突是后冷战时代乃至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发展的一道分水岭，将引发欧洲、欧亚地区格局的深度演变，也将对世界秩序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相持不下的战事给冲突双方造成巨大损失，乌克兰饱受战火摧残，俄罗斯受到多方孤立和制裁。无论最终战局如何，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都已遭遇重挫，预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其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将呈下行趋势。俄乌冲突也是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体系所遭遇的最重大危机，将极大改变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相互认知，导致俄欧关系的急剧变化，并引发欧洲安全格局与秩序的历史性重组。受俄乌冲突刺激，原苏联国家的“离俄倾向”潜滋暗长，欧亚地区将呈现更加多元开放的发展态势。在全球层面，俄乌冲突导致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的加速断裂与重组、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的持续更新与再造、大国关系的进一步复杂化以及全球与地区安全架构的改革与重塑。

关键词 俄乌冲突 国际格局 世界秩序 欧洲安全 俄欧关系 欧亚 中亚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冷战时代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局部战争就此展开。俄乌战事是后冷战时代甚至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发展的一道分水岭，将引发欧洲及欧亚地区格局的深度演变，并对亚太安全局势带来多重外溢效应，也将对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战事爆发以来，学术界对俄乌冲突的根源、前景以及战略影响进行了诸多

* 冯玉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上海 200433）。

** 本文是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后疫情时代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与对外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1BGJ001）、教育部2021年度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规划课题“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的俄罗斯能源战略调整与中俄能源合作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1-N02）的阶段性成果。

政策性讨论，但系统性的学理性分析迄今为止尚不多见。笔者试图从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个视角，就俄乌战事对冲突双方，对欧洲、欧亚、亚太多个地区以及全球战略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影响进行多维度探讨。

一、俄乌冲突的性质与起源

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曾经有着长期共同命运和经历的国家陷入今天的战争悲剧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而就战争的性质和起因而言，俄乌两国和国际社会相关方存在迥然不同的叙事。

俄罗斯强调，北约东扩和乌克兰谋求加入北约是迫使其出兵乌克兰的根本原因。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日的电视讲话中强调，有两个因素“迫使”俄罗斯对乌动用武力：一是“北约东扩并将军事基础设施部署抵近俄边境对俄构成致命威胁”，“俄不能再坐以待毙”；二是“2014年策动乌克兰政变的那伙人攫取政权，在外部势力帮助下举行了‘作秀般’的选举，彻底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继续屠杀对俄寄予厚望的数百万顿巴斯地区居民。乌不断对俄安全构成威胁，这让俄充满不安全感并无法正常发展”。^① 普京把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界定为“致力于乌克兰的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并将那些对包括俄公民在内的平民犯下无数血腥罪行的分子绳之以法”。^②

在战争爆发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的军事行动，强调战争意味着“将俄罗斯与文明世界隔绝开来的新铁幕正在降下”。^③ 5月9日，泽连斯基在纪念二战“胜利日”的讲话中表示，俄乌战争“不是两军之间的战争，而是两种世界观的战争，是野蛮者对文明世界的侵袭”。^④

俄乌冲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和密切关注。2022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以141票赞成、35票弃权、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由联合国96个会员国共同提出的决议。“大会重申了联合国对乌克兰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强烈谴责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施加侵略，要求其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入侵、无条件地从乌克兰撤出所有军队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4 февраля 202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43>.

② 同上。

③ President of Ukraine Volodymyr Zelenskyy,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president.gov.ua/en/news/zvernennya-prezidenta-ukrayini-73137>.

④ President of Ukraine Volodymyr Zelenskyy,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on the Day of Victory over Nazism in World War II”, May 9, 2022, <https://www.president.gov.ua/en/news/zvernennya-prezidenta-ukrayini-z-nagodi-dnya-peremogi-nad-na-74925>.

并立即无条件地撤销2月21日关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地位的决定。”^①10月12日，联合国大会又以143票支持、5票反对、35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一些州组织的非法的所谓公投，宣布俄罗斯采取的非非法行动不具任何国际法效力，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地撤销其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决定。”^②

普京在2月24日的电视讲话中表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和存亡，其成就与活力始终源于其深厚根基，即文化和价值观，先人的经验和传统，也取决于其迅速适应不断变换的外部环境的能力，取决于社会凝聚力与勇往直前的决心。”^③从中可以看出，俄对乌动武实际上有着更为复杂、深刻的现实因素与历史根源。

从现实角度来看，对21世纪以来国际战略形势的判断是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重整旧河山”直至对乌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现实根源。2000—2007年，俄罗斯借助当时的国际高油价实现了较快速度的恢复性增长，促使其重振大国战略雄心，试图洗刷苏联解体所带来的耻辱，全面恢复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可以说是俄罗斯重新崛起的战略宣示。^④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促使俄罗斯决策层做出判断，“美国已经不可遏制地衰落、多极世界已经成为现实、俄罗斯可以大有作为”。^⑤2020年暴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动荡。俄罗斯战略界据此进一步认为：在国际格局层面，美欧的综合实力都将因新冠肺炎疫情遭受重创，跨大西洋联盟有可能日益松动，这无疑将减轻俄长期面临的战略压力。中国则遇到全球产业链重组、外部市场萎缩、与西方关系恶化等多重挑战。俄罗斯东西两翼的战略重压相对缓解，国际环境有所改善。在世界秩序层面，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加速崩塌，既有国际机制内部矛盾重重、行动能力减弱、发展前途未卜，为俄实现自身战略目标提供了巨大可能。而一度占据国际思潮中心地位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不断遭到侵蚀，俄罗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展空间。对俄来说，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更可凸显其大国地

①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verwhelmingly Adopts Resolution Demanding Russian Federation Immediately End Illegal Use of Force in Ukraine, Withdraw All Troops”, March 2, 2022, <https://press.un.org/en/2022/gal2407.doc.htm>.

② United Nations, “With 143 Votes in Favour, 5 Against, General Assembly Adopts Resolution Condemning Russian Federation’s Annexation of Four Eastern Ukraine Regions”, October 12, 2022, <https://press.un.org/en/2022/gal2458.doc.htm>.

③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④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дискуссия на Мюнхе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олитик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0 февраля 2007,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034>.

⑤ 冯玉军：《俄罗斯国际观的变化与对外政策调整》，《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3期。

位，更有利于其在国际上纵横捭阖。^①正是基于这样的国际战略观，俄罗斯的国际战略行为自2008年以来日趋主动、激进。从2008年俄格战争到2014年出兵克里米亚，从2020年白俄罗斯国内政治动荡到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事变再到此次对乌动武，组成了俄罗斯全面强化在“后苏联空间”影响、恢复昔日威势和荣耀的一个完整链条。把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串联在一起，才能理解其背后的俄罗斯大战略，也才能预见其战略如果得以顺利实施所将引发的国际政治后果。

从历史因素来看，俄罗斯在其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战略文化基因是其对乌开战的宏大历史背景。国际关系心理学认为，观念和认知本身就是事件的一部分，国家与国际环境会相互作用，对一个情境的定义会成为情境的组成部分，并影响它的后续发展。从这一视角出发深入考察就会发现，俄罗斯对情境的假设成为引发俄乌冲突至关重要的原因。一则，俄国战略文化中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在它的作用下，俄国在历史上长期谋求势力范围和领土扩张，试图以此保卫国家安全。但其结果是越扩张越感到不安全，越感到不安全便越要扩张，由此进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②二则，俄罗斯文化中有着强烈的受难者情结，认为“苦难过后，往往是拯救，是新的世界，是重生。这样，苦难成为黎明前的黑暗，成为拯救的代价”。^③在俄国人的意识当中，苦难往往是由四周环伺的异族侵略者造成的，因而“拯救”的重要内容就是对他们的反击。这也导致在历史上俄国普遍对外部世界持怀疑和敌视态度，而其在特定条件下的自然延伸就是对外部世界的反击和复仇。对此，普京在2022年2月24日的电视讲话中表示：“苏联解体后，尽管新生的俄罗斯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同美西方合作的意愿……但美西方仍企图压榨甚至彻底摧毁俄罗斯……随着北约不断东扩，俄安全形势也在不断恶化，其危险性与日俱增。我们除了采取今天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以外，已经没有任何保家卫国的方法了。形势迫使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④而他所说的“坚决果断的行动”，就是对乌克兰的战争。第三，“弥赛亚思想”对俄国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历史上，俄国自视为“第三罗马”，自认为拥有独特的文明，天生占据着道德高地，肩负着“拯救世界”的历史性使命，为此有必要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去战胜“邪恶势力”。正如恩格斯所言：“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

① 冯玉军：《“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与俄罗斯的战略选择》，《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5期。

② 参见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美国大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9—176页；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③ 郭小丽：《俄罗斯民族的苦难意识》，《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4期。

④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① 俄罗斯此次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则是在“解救顿巴斯人民”的旗号下发动的。^② 第四，俄国有着独特的区域地缘政治观念。2014年8月29日，普京在参加“谢利格尔”青年论坛时称，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从来不曾有过国家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国家”。^③ 此番言论引发哈方强烈不满，哈随后隆重举行了“哈萨克汗国”建国550周年的纪念活动。2021年7月12日，普京发表《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的万字长文，认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同属于一个民族，是一个整体”，“只有在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中，乌克兰才有可能获取真正的主权”。^④ 可以看到，在很多俄罗斯人的观念中，今天俄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是苏联解体这一“20世纪最大地缘政治灾难”所造成的暂时性悲剧，在这方面“历史的公正”有待恢复。总之，从普京去年至今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几次重要讲话里，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上述深刻影响俄罗斯国际行为的战略观念和底层逻辑。^⑤ 就此而言，俄乌冲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俄国传统文化和观念建构的一场战争，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直接目的是让乌克兰“去纳粹化”和“去武装化”，而借此俄还希望实现三个更深层次的战略目的：一是打掉乌克兰独立发展、融入欧洲、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将其重新纳入俄罗斯的战略轨道和势力范围；二是“逼和”美国和欧盟，改变俄罗斯所认为的于己不利的“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秩序格局，以全面恢复全球性大国地位；三是通过不断制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重塑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权，扩大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战略资源领域的影响力，对冲新能源革命、新工业革命和全球能源转型对俄罗斯带来的多重压力。

①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5—26页。

② Vladimir Putin,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③ «Заявление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на Селигере-срежиссированная сцена с определенным месседжем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Казахстана, -политологи», 3 сентября 2014, <https://matritca.kz/old/news/13303-zayavlenie-vladimira-putina-na-seligere-srezhissirovannaya-scena-s-opredelennym-messedzhem-rukovodstvu-kazahstana-politolog.html>.

④ Стать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един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и украинцев»; 12 июля 2021,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6181>.

⑤ Стать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един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и украинцев»;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1 февраля 202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28>;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1 сентября 2022,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9390>.

二、俄乌冲突对俄乌两国的影响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惨烈战争的直接交火双方，战争也将对俄乌两国的发展走向带来深刻而全面的影响。

俄乌冲突已经延续了八个多月，战事进展未能如俄罗斯预期的那样以一场摧枯拉朽式的闪击战和俄军的辉煌胜利而结束，而是陷入了相持战和消耗战。无论最终战局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都已遭遇重挫。预期和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暴露出俄罗斯的诸多深层次问题，特别是显示出俄罗斯综合国力下降和大国雄心之间的巨大落差。首先，俄罗斯的战争理念和战争方式过于陈旧。在此次战争中，俄罗斯运用的还是阿富汗战争、“布拉格之春”甚至是二战时期的作战方式，而乌克兰打的却是一场高科技条件下人工智能高度参与、去中心化、扁平化的战争。事实表明，俄罗斯的作战方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落伍了。其次，尽管与乌克兰相比，俄罗斯的综合国力拥有压倒性优势，但此次战争是俄对欧洲乃至国际秩序的全方位挑战，体现的是俄与整个西方世界综合国力的全面比拼。在此背景下，俄罗斯的综合国力明显不足。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恢复世界大国地位，特别是保持对“后苏联空间”的主导性影响。然而，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在经历2000—2007年的恢复性增长后，近年来进入了一个持续下行区间。2021年，俄罗斯GDP排名世界第11位，相当于美国的7%，科研投入排名世界第10位，相当于美国的7%，军费开支名列世界第8位，相当于美国的6.4%。尽管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宣传其在军事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果，但与世界一流强国相比，其有限的军事预算、整体萎缩的工业制造体系恰恰反衬出了其高调张扬背后的整体衰弱。^①如果借用苏珊·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概念加以观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由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个要素构成的结构性权力体系里，俄罗斯除了军事之外，在生产、金融和知识方面与世界强国相比基本上都落后了，甚至在军事安全领域也显露出诸多弱点。第三，战略文化底层逻辑的落伍。俄罗斯当下的战略文化仍是以维护“主权国家”、突出自然资源禀赋为核心诉求的，但21世纪大国战略竞争的重心已经转向科技、金融和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塑造及管理等方面，而在这些领域，俄罗斯与发达国家相比基本都处于下风。第四，俄罗斯社会主流观念的滞后。近年来，俄式保守主义实际上成为了俄罗

^① 冯玉军：《“重整旧山河”：俄罗斯的大国雄心及其面临的风险》，澎湃新闻“外交学人”，2022年1月13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259797。

斯的主流社会思潮，其实质是弥赛亚思想、欧亚主义思想、斯拉夫文明（种族）优越论、俄国例外论、反西方主义以及“生存空间论”等各种学说的大杂烩，不仅远远落后于21世纪时代的发展，甚至会给国家的战略决策和前途命运构成根本性伤害。

开战以来，俄罗斯在战场上进展不顺并遭到国际社会的政治孤立和西方的严厉经济制裁。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俄罗斯大概率会陷入一种相对孤立的状态，其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将进一步萎缩。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哀叹，俄乌冲突意味着俄罗斯“抛弃了自彼得大帝开始并持续了300年把俄罗斯定位为欧洲大国、欧洲大陆力量平衡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泛欧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外交传统”。^①俄罗斯著名学者伊纳泽姆采夫甚至认为，“俄罗斯将成为一个非常孤立的国家，它的帝国身份要么会失去，要么会被反思。无论是心理上、意识形态上、经济上还是地缘政治上，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战争结束后——这并不取决于它如何结束——俄罗斯将永远不会是我们在1991年到2022年看到的那个俄罗斯。会有另一个国家，比战前更落后、与世界的联系更少、更孤立甚至更保守。俄罗斯将成为一个只看过去的大国，它将加速回到中世纪。”^②

俄乌冲突给俄罗斯带来的首要冲击是其国际形象急剧受损，在全球和欧洲体系中的影响将进一步下滑。10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涉乌决议，谴责俄方在乌克兰进行“公投”以及“吞并”，不承认乌东四州的入俄公投结果，其中有143个国家投出赞成票。海牙国际法院做出裁决，要求俄立即停止对乌军事行动。俄被泛欧多边合作机构欧洲委员会开除，被暂停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员资格，俄外交官被一众欧洲国家大规模驱逐，多个国家提出将俄逐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二十国集团，乌克兰等国甚至提出了取消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要求。

第二个冲击是俄罗斯受到安全“回旋镖”的损伤，其西线安全环境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迅速恶化。俄罗斯本想借军事行动阻止北约进一步扩大，扭转冷战后美国和北约主导的欧洲安全格局，但没有想到事与愿违。在俄乌战事的刺激下，曾经在1月中旬启动的美国、北约和欧安组织向俄提供“安全保障”的相关谈判无果而终。欧盟、北约对俄罗斯的恐惧、防范和敌意迅速上升。这意味着，在冷战结束后俄欧关系仍可勉强维持的状态已滑向长期不睦，一道将

^① Тренин Д. В., «Кто мы, где мы, за что мы-и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2, Т. 20, No. 3, С. 32-42.

^② Vazha Tavberidze, "This Is Not Just 'Putin's War' and Russians Should '100 Percent' Feel Guilty: A Veteran Russian Analyst Pulls No Punches", May 20, 2022, <https://www.rferl.org/a/russia-putin-analysis-ukraine-inozemtsev-collective-guilt/31859680.html>.

俄罗斯隔绝在外的鸿沟正在欧洲重新出现。

第三个冲击是俄罗斯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在国际供应链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被进一步边缘化。战争迫使经济合作等“低位政治”让位于以安全为核心的“高位政治”。战争爆发后，美欧包括一系列中立国家都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众多跨国公司也宣布从俄罗斯撤资或者中止对俄提供服务。这不仅涉及能源、金融和高科技产业，也涉及生物制药和生活服务等广泛领域。有观点认为，“孤立一个国家的企图第一次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行动，而将主导角色留给了大型私人资本——金融资本和科技公司”，^① 其对俄罗斯构成的打击丝毫不弱于外国政府施加的制裁。

战争爆发后，一股“去俄化”浪潮加速汇集，甚至在能源这一如此重要、俄罗斯曾自认为稳如磐石的领域，其地位都遭受巨大冲击。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对俄实施能源禁运，完全停止从俄进口油气和煤炭。欧盟也做出了重要决定，今年压缩 2/3 俄天然气进口、90% 俄石油进口，到 2027 年基本摆脱对俄能源依赖。能源依赖是相互的，能源领域的制裁也必然导致双输的结果。但需要看到的是，俄欧之间的能源依赖是不对称的，俄欧能源关系的断裂给双方带来的伤害也是不对称的：一方面，欧盟多国需要俄提供能源，自俄能源供应的大规模、紧急性中断毫无疑问将导致欧洲能源市场在未来一两年内供应紧张、价格飞涨；另一方面，俄罗斯对欧洲能源市场、资金、技术有着更强的依赖，俄欧能源关系断裂将给俄罗斯带来更深远的伤害。2021 年，自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石油、煤炭分别占欧盟进口总量的 45%、27% 和 46%，而俄罗斯对欧天然气、石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的出口则分别占其出口总量的 52%、75%、25% 和 25%。^② 如果欧盟对俄实施全面能源禁运，俄罗斯每年将遭受 1250 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其 2021 年出口总额的 25%、贸易顺差的 63% 和对欧出口总额的 66%。^③

乔治城大学著名俄罗斯能源问题专家古斯塔夫森的见解颇有洞见，“如果俄罗斯持续干涉乌克兰东部、东西方关系变得越来越差，建设性的商业对话空间将会缩小。未来的危险是，维系天然气桥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以及西方—俄罗斯经济关系的大部分网络，将被紧张局势、制裁和反制裁、代理人战争的升级和更糟糕的情况所削弱。此外，西欧环保主义的兴起将最终降低欧洲对俄罗斯

^① Arturo Laguado Duca, “Conflicto Rusia Ucrania: El nuevo mapa del poder mundial”, 27 de octubre de 2022, <https://www.pagina12.com.ar/410419-conflicto-rusia-ucrania-el-nuevo-mapa-del-poder-mundial>.

^② “In Focus: Reducing the EU’s Dependence on Imported Fossil Fuels”, European Commission, April 20, 2022, https://ec.europa.eu/info/news/focus-reducing-eus-dependence-imported-fossil-fuels-2022-apr-20_en.

^③ Stefan Ellerbeck, “What Progress Is the EU Making on Ending Its Reliance on Russian Energy?” World Economic Forum, June 29, 2022,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6/russia-eu-energy-imports/>.

天然气的需求。”^① 目前看来，局势正向这一方向迅速演化。可以说，俄乌冲突已经成为改变国际能源战略格局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在冷战最为焦灼时都未曾中断的俄欧能源关系将加速断裂。这将打破世界油气市场的既有供求平衡，加速重构全球能源产业链，并在一个时间段内引发市场紊乱。在此背景下，欧盟近来着力采取节能增效、加强能源进口多元化、加速推动绿色能源转型、延长核电站运营时限等多方面措施以维护能源安全。在世界新能源革命、新技术革命和全球能源转型促使国际油气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大背景下，可以预期欧盟在渡过暂时性的难关后会构建起新的能源供应链。而在缺乏资金、技术、市场的多重压力下，俄罗斯赖以生存的能源产业将进入一个整体运转受阻的较长周期。如果未来局势无法得以明显改观，俄罗斯将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出欧美能源供应体系之外，其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地位也将大幅下降。

俄罗斯遭受的第四个冲击是国内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不排除出现历史性转折的可能。苏联解体后，俄继承了苏联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军事大国地位，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继承和保留了大量苏联遗产和传统。然而，这场战争将成为俄罗斯当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战争已经持续八个多月，俄不仅没有实现出奇制胜、摧枯拉朽，反而遭受了惨重损失。在西方的政治孤立、经济制裁之下，俄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国内政治暗流涌动，其在欧洲和世界体系中的战略影响力将大幅下降，未来相当长时期将在欧洲处于“被隔绝”状态。回顾俄国历史，每次对外征战的失利都会引发国内政治的颠覆性变化：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导致1861年农奴制改革；俄日战争的战败导致1905年革命，君主专制政体向君主立宪政体过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利引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执政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最终垮台、俄罗斯帝国遭遇解体；而在1979—1989年阿富汗战争中的失败也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诱因。因此，尽管在高压控制之下，战争之初在俄罗斯国内多地爆发的反战示威被暂时压制下去，但俄罗斯国内政治依然暗流涌动，战争所引发的俄罗斯国内政治变化值得各方高度重视。即使这种变化不会急剧发作，但其对俄罗斯发展带来的慢性损害也将是广泛而深重的。此前在普京执政的2000—2020年间，已有400—550万俄罗斯公民移居海外。^② 而在战争爆发之后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又有20多万俄罗斯财富与知识精英出走他国。高素质人口的加速流失无疑将使俄罗斯的人口结构持续恶化，进一步

^① 塞恩·古斯塔夫森：《天然气桥：重塑欧洲能源新格局》，富景筠、王晓光、冯玉军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21年，“前言”，第4页。

^② «За 20 лет из России имигрировали не менее 5 миллионов человек», 8 октября 2021, https://zen.yandex.ru/media/aurora_media/za-20-let-iz-rossii-imigrirovali-ne-menee-5-millionov-chelovek-61600ea021504518fa2bd915.

压缩创新发展的可能空间。

与此同时，不能不看到，一个受伤而充满不确定性的俄罗斯也将给欧洲和世界带来巨大的变数。俄罗斯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究竟朝何方演化，都将成为影响全球秩序与地区安全的重大变量。可以确定的是，即便国际地位相对下降，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仍将继续发挥作用。笔者认为，如同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和1917年十月革命后一样，受挫的俄罗斯会暂时隐忍、甚至与对手寻求妥协，以抚慰伤口、等待时机。正如俄罗斯战略学者科尔图诺夫所言：“各种迹象表明，在未来几年里，俄罗斯将不得不在可被称为‘非对称两极’的国际环境中构建其外交政策。在这种环境下，团结的西方将仅受到一部分非西方世界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反对，而其他部分的非西方世界将尽可能远离这场酝酿中的对抗。”^①他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极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应避免将其政策建立在非敌即友的原则上。考虑到目前世界的力量格局，试图形成广泛的战略反西方联盟之举可能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专注于围绕特定任务形成临时的权宜性联盟，让其解决方案吸引尽可能广泛的潜在参与者，似乎更有前景。只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有可能从暂时的联盟中发展出稳固的联盟。战略耐心应该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固有特征之一。”^②

一场不期而至的战争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让乌克兰民众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战事开启以来，乌克兰饱受战火摧残，损失巨大，许多城市在炮火下化为瓦砾，基础设施受损严重。世界银行、乌克兰政府和欧盟委员会9月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6月1日，战火给乌克兰造成了超过97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由于经济流动和生产中断以及与战争有关的额外开支，乌克兰还遭受了2520亿美元的损失。^③战争也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截至10月初，战争已造成约6000名乌克兰平民死亡，共有1400万乌克兰人沦为难民。截止11月8日，已有超过780万乌克兰难民流落欧洲各国。^④战争将使乌克兰的贫困率从战前的2%上升至21%。

但与此同时，这场战争对于乌克兰来说也是一场浴火重生。在战争面前，曾经长期困扰乌克兰的民族、文化、语言和地区间分野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弥合，乌克兰人的国家认同有了明显提升。借助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的军事改

①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Асимметричная биполярность», 7 июля 2022,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asimmetrichnaya-bipolyarnost/>.

② Там же.

③ “Rebuilding Ukraine After Russian Invasion May Cost \$350 Bln, Experts Say”, Reuters, September 9,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n-invasion-ukraine-caused-over-97-bln-damages-report-2022-09-09/>.

④ “Ukraine Refugee Situation”, November 8, 2022, <https://data.unhcr.org/en/situations/ukraine>.

革，乌克兰在此次战争中展现了今非昔比的战斗力，不仅抵挡住了俄罗斯的大举进攻，而且从9月初以来在哈尔科夫、顿巴斯、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多个方向发动反攻，收复了不少被占领土。目前，乌俄在战场上呈现相持状态，乌克兰决心恢复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全部被占领土的主权。战后，乌将在国际社会支持下进入全面重建阶段。7月4日，重建乌克兰国际会议在瑞士洛迦诺举行，包括乌总理在内的多国代表及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参会。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表示，乌方预计战后重建需7500亿美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表态，重建乌克兰是“整个民主世界的共同任务”。6月23日，欧盟峰会同意批准乌克兰为欧盟候选国。为达到入盟标准，乌克兰必须进行一系列内部改革，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过程也必将是一个全面的“去俄化”进程。在融入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乌克兰将努力摆脱俄罗斯的控制和觊觎，“朝着加速采用欧洲价值观的方向发展”，未来将以欧洲国家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①9月3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议长斯特凡丘克和总理什米加尔签署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申请。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加速申请加入北约。在所有北约成员国就乌克兰的加入达成共识之前，乌方提议美英等北约国家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可以确定，在战争持续期间，北约不可能接纳乌克兰加入。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敞开大门”的立场不变，乌克兰能否加入最终需要30个成员国“协商一致”来决定。因此，不排除乌克兰在战争之后的某个时间段被吸纳加入北约、从而成为抗衡“俄罗斯威胁”前沿国家的可能。果真如此，则将从根本上改变苏联解体之后的东欧地缘政治与地区安全态势，乌克兰将成为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重要一员，而俄罗斯阻止北约东扩的努力将以失利告终。具有千年历史文化联系的俄乌两国将在政治取向、经济发展、安全保障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彻底分道扬镳。

三、俄乌冲突对欧洲及欧亚地区的影响

战火不仅给俄乌双方带来了多方面冲击，也对邻近的欧洲和欧亚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

俄乌冲突是二战结束后欧洲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也是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体系遭遇的最重大危机。这场战争，将极大改变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相互认知，导致俄欧关系急剧变化，并引发欧洲安全格局与秩序的历史性重组。

^① Mitchell Orenstein, “The War’s Impact on Russia’s Economy and Ukrainian Politics”, April 14, 2022,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2/06/the-wars-impact-on-russias-economy-and-ukrainian-politics/>.

首先，俄欧关系全面恶化，进入持续下行区间。苏联解体后，俄欧关系走过了从浪漫乐观到务实合作再到不断恶化的演变过程。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和梅德韦杰夫当政期间，是俄欧关系发展的最好阶段。2005年5月10日，俄欧曾信誓旦旦地谋求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统一司法空间、统一安全空间和统一人文空间。^① 2010年6月1日，双方启动“现代化伙伴关系倡议”，致力于共同实现经济的创新发展和社会制度的革新。^② 尽管经受了俄格战争、克里米亚危机、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等事态的不断冲击，欧盟依然对俄罗斯抱有期待。特别是德、法两个欧洲大国，为了拓展俄罗斯市场和避免欧洲安全破局，总是希望通过妥协和安抚的方式与俄罗斯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

但是，这场俄乌战事最终让俄欧之间的信任丧失殆尽，显示出双方对重大利益截然相反的认知和迥然不同的国际战略观、国家安全观以及道德价值观。战争爆发以来，俄欧关系迅速全面倒退。政治上，双方不仅相互指责诋毁，而且大规模相互驱逐外交官，双方曾经签署的一系列合作协议基本上形同废纸，合作机制遭到全面破坏。特别是德法两国改变了以往对俄罗斯的迁就和绥靖政策，开始对俄以压促变，令俄罗斯在欧盟内部失去了两个重要支点国家。经济上，欧盟在战争爆发后对俄罗斯实施多轮严厉制裁，甚至不惜代价努力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这将使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奠基、冷战结束后全面深化的俄欧经济联系全方位断裂，俄欧关系的经济基础迅速崩塌。安全上，俄欧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安全困境”，相互的担忧、恐惧和敌视将使俄欧安全关系长期处于冰冻状态，短期内难以缓解。此外，在价值观上，俄乌战事也进一步反映出俄欧之间巨大的分野。欧洲主流社会认为，现代欧洲的进步价值观是对过去血腥历史的拒绝。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伦纳德曾说，“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喜欢认为欧盟代表着与欧洲大陆历史上所有糟糕事物的彻底决裂。特别是他们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拒绝曾在欧洲引发了数百年军事冲突、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并以两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民族主义的体现”，而“欧洲一体化计划就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尝试，旨在超越欧洲民族主义的历史和世界各地的帝国主义历史”。^③ 欧洲人不认同俄罗斯将暴力和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政治分歧的手段，在他们看来，2014年以来俄罗斯的对外行为恰恰印证了比尔·克林顿对俄罗斯“回归极端民族主义，用彼得大帝那样的帝国主义愿望取代民主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EU/Russia: The Four ‘Common Spaces’”, March 18, 2005,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MEMO_05_103.

^② Vladimir Putin, “Joint Statement on the Partnership for Modernisation EU-Russia Summit”, June 1, 2010, <http://en.kremlin.ru/supplement/572>.

^③ Hans Kundnani, “Europe’s Superiority Complex: European Identity Is Amorphous and Unstable, But an Abiding Theme, As a New History of The Idea of Europe Attests, Is a Sense of Superiority”, April 14, 2022, <https://www.newstatesman.com/ideas/2022/04/europes-superiority-complex>.

与合作”的担心，俄罗斯在背离“正常的欧洲民主国家”的道路上已经越行越远。^①但在俄罗斯精英看来，“俄罗斯不需要成为欧盟内部‘政治欧洲’的一部分，对俄罗斯来说，采用欧洲的价值观念是对其国家地位的直接甚至是灾难性的威胁。俄罗斯可以是一个欧洲文明和欧洲文化的国家，但不是欧洲政治空间内的国家。”^②他们强调，“欧洲精英们应该明白，俄罗斯（包括人民和精英）从地理上看是欧洲，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是真正的北方。俄罗斯人不能被改变、‘洗礼’或培养。欧洲长期以来试图创造一个‘文化上正确’的俄罗斯社会，结果只导致了大城市中狭隘的‘欧洲中心层’的形成。即便如此，在莫斯科和布鲁塞尔就乌克兰问题发生公开冲突后，这一部分的可能性也很快就远离了。”^③可以看到，俄欧在政治、经济、安全以及价值观领域的分歧、矛盾和疏离，意味着一道新的鸿沟正在欧洲重新出现。不过，这不是冷战时期两个势均力敌的敌对阵营之间的“铁幕”，而是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隔绝”俄罗斯的屏障。

其次，欧洲在重大安全挑战面前，在共同应对俄罗斯的问题上变得更加团结。自2008年以来，欧盟先后经历了此伏彼起的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其内部团结程度和对外行动能力一度遭受多方质疑。俄乌战事的严峻安全挑战重振了欧盟的内部团结，激发了欧盟的整体对外行动能力。在这一重大危机面前，多轮欧盟峰会聚焦俄乌战事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欧盟机构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实施对俄制裁、维护欧洲能源安全等方面实施了多项切实行动。德法两个欧洲大国基本放弃了通过安抚俄罗斯来谋求妥协的做法，而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新欧洲”国家则表现出了更强烈的抗俄意愿和行动能力，欧盟将以更加协调的姿态共同抵御俄的“安全威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内部在如何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完全是铁板一块。由于存在具体利益差异和不同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欧盟内部对俄罗斯的态度不可能完全步调一致。而俄罗斯也看到了这一点，试图采取多种措施分化欧盟，以减轻来自欧盟的压力。但无论如何，不能因欧盟国家对俄政策的个别战术性差异就否定其整体性战略的一致性。这些分歧也引起了欧盟内部的反思，并有可能导致欧盟内部决策程序的变化。6月9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欧洲理事会启动修改欧盟条约程序，以“特定多数票”取代目前的成员国“一票否决制”，以确保欧盟决策的有效性。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公开表示，俄乌战事使欧洲更迫切地需要保持团结，欧盟个别成员国因一己私利阻挠欧洲做出决定的

^① Bill Clinton, "I Tried to Put Russia on Another Path", *The Atlantic*, April 7, 2022,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2/04/bill-clinton-nato-expansion-ukraine/629499/>.

^② Георг Мирзаян,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отторга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19 апреля 2022, <https://vz.ru/world/2022/4/19/1154420.html>.

^③ 同上。

情况应该结束了。他强调，改革决策程序和制度关乎欧盟能否继续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引领地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如果欧盟要加快行动，全票表决通过制在关键的政策领域已不适用。如果欧盟的决策程序与机制因俄乌战事而得以改变，则意味着欧洲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强化、决策效率相应提高，过去因个别成员国反对、欧盟整体就无所作为的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扭转，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行动力也会得以提升。

俄乌冲突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欧盟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它让“波兰这个前线国家升级成为欧洲政策中的核心行动者……如果一个充满攻击性的俄罗斯始终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那么波兰就会具备与德国和法国这样的欧盟核心成员国平起平坐的潜力”。^①

除欧盟之外，泛欧洲层面也因俄乌战事而强化了政策协调。2022年5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倡议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10月6日，首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布拉格举行。除欧盟国家外，英国、挪威、乌克兰、土耳其、西巴尔干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也共同与会。会议重点讨论了加强对包括油气管道、电缆和卫星在内的欧洲重要基础设施的保护、打击网络攻击、解决地区争端、协调能源政策以及移民等问题。可以看到的一个明显趋势是，俄罗斯正在因对乌军事行动而在欧洲遭受全面孤立。未来，其在欧洲政治、经济、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and 影响将进一步下降，而欧洲特别是欧盟针对俄罗斯的政策协调力度将进一步上升。

第三，北约走出了马克龙所说的“脑死亡”状态，在战争的威胁面前重新振作、严阵以待。其一，北约对俄罗斯的战略认知大幅恶化，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更加紧张。6月29日，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批准了新版“战略概念”文件，确定了北约未来十年的优先事项、核心任务和战略方法。文件称，鉴于俄罗斯的“敌对政策和行动”，北约无法将俄罗斯视为“伙伴”，俄罗斯是对北约安全以及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威胁”。^② 这一定位的确立意味着，自1997年俄罗斯与北约签署《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础文件》^③以来，双方寻求在维护欧洲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全面终结，俄罗斯与北约又进入新的军事对抗轮回。考虑到目前双方的实力对比，可以确定，北约将进

^① Philipp Fritz, “Polens neuer Führungsanspruch in der EU hat einen Haken”, August 18, 2022, <https://www.welt.de/politik/ausland/plus240469483/EU-Polens-neuer-Fuehrungsanspruch-in-der-EU-hat-einen-Haken.html>.

^② NATO,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June 29-30, 2022, <https://www.nato.int/strategic-concept/>.

^③ NATO-Russia Council, “Founding Act on Mutu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NATO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ay 27, 1997, https://www.nato.int/nrc-website/media/59451/1997_nato_russia_founding_act.pdf.

一步巩固并主导欧洲安全秩序，而俄罗斯曾经设想的对北约停止东扩并向俄提供安全保障的要求已经难以达成。^①其二，北约曾经长期搁置的成员国提高军费预算、加强在东欧前沿军事部署等目标因战争爆发而被激活并加速落实。在俄乌战事的刺激之下，自二战以来在军事安全领域一向谨慎的德国迅速决定为联邦国防军设立1000亿欧元特别国务资金，未来几年德国每年的军费开支将达到700—800亿欧元。在俄乌战事之前，北约30个成员国中只有9个达到了军费占GDP 2%的要求，而战争将促使北约多数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目前北约19个成员国已提出在2024年底前达标的清晰计划。与此同时，北约决定将快速反应部队从目前的4万人大幅增至30万人，拟于2023年完成改编，并将在东翼前沿地区部署更多部队，以加强防御和实现快速增援。在此情况下，马克龙也改变立场，称俄乌冲突是令北约觉醒的“一记电击”。其三，芬兰、瑞典两个传统中立国正式提出加入北约，并在6月底召开的北约马德里峰会上得到批准，北约将进一步扩大。有分析认为，“芬兰和瑞典对北约的大部分贡献是战略性的：如果与俄罗斯发生对抗，北约可以使用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上的另外几十个空军和海军基地。瑞典正对波罗的海大部，加入北约实际上把波罗的海沿岸的所有国家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联盟，这也将使俄罗斯向该地区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变得困难得多。与此同时，芬兰拥有数百门一流火炮，能为北约快速反应部队贡献力量。”^②俄罗斯战略家也意识到，“芬兰和瑞典改变不结盟态度是近年来出现的西方团结趋势的明显体现。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上的特别军事行动无疑成为这种团结的最重要催化剂……西方团结程度不断加强，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将不可避免地持续至少几年，并显著影响国际体系。”^③其四，拜登上台后，美国即着手改变特朗普任内对欧洲盟友咄咄逼人的做法，重塑跨大西洋安全体系内部团结。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欧洲盟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进一步上升，美国在跨大西洋联盟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则相应增强，对欧洲安全的影响力再度提升。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多年来试图在美欧之间打进“楔子”、分化跨大西洋联盟的努力无果而终。

可以看到，在重组后的欧洲安全格局与秩序中，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但如何处理与一个虚弱而庞大、发展前景不明的俄罗斯的关系，仍将

① 2022年1月10日、12日和13日，美国、北约和欧安组织分别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就考虑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向俄罗斯提供保障问题进行商讨。美国和北约都提出了减少在东欧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减少在邻近俄罗斯边界的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的初步方案。

② Kyle Mizokami, "Sweden and Finland Are Joining NATO. Here's What They Bring to the Alliance: The Two Scandinavian Countries Have Thousands of Highly Trained Troops and Tanks, Subs, and Advanced Weaponry", August 5, 2022, <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military/a40642872/sweden-and-finland-joining-nato/>.

③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Асимметричная биполярность», 7 июля 2022,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asimmetrichnaya-bipolyarnost/>.

是欧洲安全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仅靠单纯的力量展示和极限施压是难以达成的，它需要高超的战略智慧，需要俄欧双方相向而行，更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超越。

俄乌战事是自2008年以来欧亚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一环，也将对欧亚地区秩序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苏联解体30多年来，俄罗斯始终把“后苏联空间”即欧亚地区视为其势力范围。为此，普京政权依托一系列地缘战略行动，在各领域主导欧亚一体化机制，并把它作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核心。2008年以来，俄罗斯借助2008年俄格战争、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和乌东冲突、2021年俄白联盟国家全方位推进、美国撤军阿富汗以及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事变，在欧亚地区多有斩获。但俄乌战事将导致俄罗斯综合实力持续下滑，欧亚地区将呈现进一步离散、多元发展的趋势。

首先，战争使俄乌两国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俄罗斯彻底失去了乌克兰。独立后，特别是从2000年开始，乌克兰国内亲俄派和亲欧派大体上势均力敌，通过选举轮流执政。2014年俄兼并克里米亚和占领乌东地区后，乌克兰国内反俄情绪上升，亲俄势力开始萎缩，大部分乌克兰人都支持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这次战争爆发后，乌克兰国内团结一致抗俄救国。战争将使俄乌这两个在历史上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民族彻底走向决裂。正如赫鲁晓夫的孙女所言，“乌俄两国间的密切关系已经结束了”，“现在乌克兰绝对是乌克兰了。普京说西方正在让乌克兰反俄，但事实上，他在让乌克兰反俄方面所做的努力比美国的任何宣传都要多，因为你不可能用炸弹让一个国家爱上你”，“乌克兰现在作为一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①

其次，绝大多数欧亚国家对俄罗斯的离心倾向明显上升。在俄罗斯对乌动武且遭遇挫折之际，一系列欧亚国家都表现出了异常复杂的心态，担心这种悲剧有朝一日会在自己身上重演，因而采取不同方式对俄形成对冲。一则，绝大多数欧亚国家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问题上持表面中立、实质“挺乌”立场。尽管它们在诸如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就乌克兰等国提交的要求俄撤军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中基本弃权或者缺席，但并未如俄罗斯所期望的那样承认乌克兰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为所谓的“独立共和国”。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第25届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当着普京的面公开表示，放任民族自决权将导致混乱，强调哈萨克斯坦不会承认台湾、科索沃、南奥塞梯、阿布哈兹以及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所谓“独立”。他同时对乌克兰当前的“悲惨现状”表示同情，委婉地支持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决定，甚至对部分俄罗斯人士对哈萨克

^① “Nina Khrushcheva on Putin’s Poisonous Nationalism and A New ‘New Russia’”, *The New Yorker*, March 15, 2022,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q-and-a/nina-khrushcheva-on-putins-poisonous-nationalism-and-a-new-new-russia>.

斯坦不负责任的荒唐言论提出了公开批评。^①在“后苏联空间”的外交场合，特别是普京在场的情况下，这样直言不讳表达不同意见是极其罕见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亚国家对俄罗斯态度的微妙变化。二则，绝大多数欧亚国家更加积极地推行多元平衡外交，避免对俄形成过度依赖。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个中亚大国近期积极加强与美国、欧盟、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中东国家的合作，在确保与俄罗斯不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下，借助各方力量对俄罗斯的强势形成制约。由于民族、宗教、历史、语言等多方面原因，阿塞拜疆多年来与土耳其在能源、经济、文化、安全领域的合作非常密切。土耳其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纳卡冲突中的可靠后援，而俄罗斯则是亚美尼亚背后的靠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个原苏联国家还积极参与土耳其倡导建立、以“大图兰”概念为核心的“突厥国家组织”，着力推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进程。与此同时，借助欧盟的睦邻政策、东方伙伴关系计划，阿塞拜疆积极拓展与欧盟的合作。欧盟是阿塞拜疆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双方在推动南部天然气走廊建设、将环里海油气资源输往欧洲市场以确保对欧洲能源供应方面拥有共同利益。7月18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巴库，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共同宣布建立“能源领域战略伙伴关系”以进一步扩大能源合作，未来几年阿塞拜疆对欧洲的输气量将扩大至每年200亿立方米。南部天然气走廊将在一定程度上优化欧洲的能源供应版图，弱化俄罗斯以“能源武器”要挟欧洲的效力。而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也于6月23日分别成为欧盟候选国和潜在候选国，在脱离“后苏联空间”、融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就连长期依赖俄罗斯的亚美尼亚也在努力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寻求与“宿敌”土耳其改善关系并开始向美国靠拢。

第三，一些欧亚国家着力推进国内政治改革，试图逐渐摆脱“后苏联空间”普遍存在的威权主义体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在俄罗斯看来，俄乌战事的重要起因是2013年“迈丹广场革命”引发的乌克兰地缘政治转向。实际上，除了地缘政治选择的分歧外，乌克兰“广场革命”对原苏联国家转型30多年来普遍存在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和寡头政治文化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也成为俄乌战事的另一个根本性原因。“在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看来，一个面向西方的乌克兰与

^① “Kazakhstan’s President Addresses Challenging Issues on International Agenda and Relations with Russia at Saint Petersburg Economic Forum”,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June 18, 2022, <https://www.gov.kz/memleket/entities/mfa/press/news/details/390248?lang=en>.

北约进行密切合作，不仅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甚至对其生存都构成了巨大挑战。”^①这种加速变革的努力不仅仅出现在乌克兰，对于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来说，深入进行行政、司法、经济领域的改革是其能够加入欧盟的必要前提。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变革的端倪也开始在中亚出现。3月16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发表以建设“新哈萨克斯坦”为主题的年度国情咨文，提出包括限制总统权限、权力机构改革、议会产生方式改革、政党参政范围扩大、选举体系改革、护法机构改革、公民社会建设、国家行政区划改革、地方自治能力建设、应对金融和经济困难等包括十项方针的国家改革长期规划。^②6月5日，哈就数十项宪法修正案进行全民公投并得以通过。修正案从宪法中删除了关于共和国首任总统的条款，纳扎尔巴耶夫失去了大部分个人特权和民族领袖的地位。修正案还对总统权力实行了新的限制，包括连续两届任期限制和在执政期间保持无党派身份。总统的亲属将无法在国家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在司法系统中，计划重建宪法法院，确立人权专员的独立地位并禁止死刑。^③6月20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也提出将对宪法进行修改以深化民主制度，主要内容包括“提升人的尊严”、将乌兹别克斯坦建设成一个“社会福利国家”、巩固传统社区机构“马哈拉”的影响、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以及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等方面。^④可以看到，俄乌战事正在成为原苏联国家政治模式多元化发展、苏联式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整体性崩塌的加速器，而这将对“后苏联空间”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变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意味着俄罗斯对该地区国家制度和文化的进一步衰减。

第四，俄罗斯主导的地区一体化机制运转乏力，整合“后苏联空间”的前景趋于暗淡。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是俄罗斯恢复在“后苏联空间”战略影响的两个重要工具。但在俄硬实力下降、软实力不足以及共同利益日趋分化、集体认同不断削减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这两个机构多年来始终运行不畅。实际上，欧亚经济联盟一直受到共同机制薄弱及其成员国制度能力缺失的阻碍，而俄罗斯所谓的承诺也存在问题。“当共同规则与俄罗斯自身的外交政策发生冲突时，克里姆林宫便会毫不犹豫地无视这些规则。而且很快便可以看出来，欧亚

①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Три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болезненных корректировок: Россия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1 апреля 2022,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tri-desyatiletiya-bol-eznennykh-korrektyrovok-rossiya-na-postsovetskom-prostranstve/>.

② 《新哈萨克斯坦：革新和现代化之路》，哈萨克国际通讯社，2022年3月18日，https://www.inform.kz/cn/article_a3912839。

③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принята на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м референдуме 30 августа 1995 года,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и дополнениями по состоянию на, 19 Сентябрь 2022, https://online.zakon.kz/document/?doc_id=1005029&pos=1207; -58#pos=1207; -58.

④ Мирзиёев предложил внести ряд изменений в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е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е состоит из 9 направлений», 7 декабря 2021, <https://kun.uz/ru/07641199?q=%2Fru%2F07641199>.

经济联盟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一个公平的机构，俄罗斯本应接受其约束，但事实上根本没有。”^①其结果，该联盟成员国不仅没有实现预期收益——贸易、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反而因俄罗斯自2014年因克里米亚危机不断遭受西方制裁而拖累了各自的经济增长。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金融市场剧烈动荡，通胀高企、货币贬值、侨汇骤减，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吸引外资、包括相互投资的可能性正在减少，制裁和随之而来的高通货膨胀导致市场产生负面预期”。^②由于战争对经济的冲击，世界银行4月初将之前有关2022年中亚经济实现3%增长的预测改为萎缩4.1%。尽管俄罗斯在3月份推动欧亚经济联盟通过了34项措施以应对西方制裁，保证成员国间贸易往来，“但对其他成员国来说，与俄罗斯的经济一体化是有风险的，因为它们太脆弱，太依赖俄罗斯，无法逃脱乌克兰战争的后果。”^③在此情况下，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纷纷采取措施规避风险，谋求扩大与其他经济体的合作。7月初，哈萨克斯坦宣布计划增加对欧洲的石油供应，以抵消因欧盟大规模减少自俄石油进口而造成的能源短缺，俄则迅速关闭哈石油出口的重要中转站新罗西斯克港。托卡耶夫随即强调寻求石油新通道已成为国家的“优先任务”，并与阿塞拜疆达成初步协议，将从9月起绕过俄罗斯控制的里海管道联盟（CPC）输油管道，通过阿塞拜疆的石油管道出售部分原油。此外，托卡耶夫还于7月8日签署法令，宣布哈萨克斯坦退出1995年签署的独联体跨国货币委员会协议，这意味着哈萨克斯坦正谋求逐渐与俄罗斯的货币和金融体系拉开距离。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是俄罗斯主导的军事政治同盟，也是“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5月16日，集安组织峰会在莫斯科举行。然而，在俄乌激战正酣之际，峰会的声明只字未提俄乌战事，折射出集安组织成员国之间就此问题缺乏统一共识，从而做出回避事态的尴尬选择。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成员国近来积极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说明集安组织成员国各有顾虑，在应对外部威胁方面作为有限。值得关注的是，曾经对集体组织成员国具有重要吸引力的俄罗斯军事装备也开始声望走低。近年来在纳卡冲突中，依靠俄罗斯装备的亚美尼亚被大量引进土耳其装备并向北约训练作战模式靠拢的阿塞拜疆多次击溃，而俄乌战事中俄军装备的落伍也引起了

① Kataryna Wolczuk and Rilka Dragneva, “Putin’s Eurasian Dream May Soon Become a Nightmare: The Ukraine Invasion Has Detrimental Consequences for the Russia-Le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 Project Which Has Been Stumbling Since Its Inception”, May 3, 2022,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05/putins- Eurasian-dream-may-soon-become-nightmare>.

② Елена Кузьмина,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новы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алиях», 6 апреля 2022,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perspektivy-razvitiya-evraziyskoj-integratsii-v-novykh-geopoliticheskikh-realiyakh/>.

③ Kataryna Wolczuk and Rilka Dragneva, “Putin’s Eurasian Dream May Soon Become a Nightmare”.

集安组织成员国越来越多的质疑。如果军事装备一体化也日益松动，俄罗斯未来在“后苏联空间”维持军事安全影响的能力势必进一步下降。

在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机制开始松动的同时，欧亚国家也在探索新的地区合作途径。7月21日，第四次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中亚五国领导人同意加强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应对地区挑战。五国特别强调“中亚+”机制以及与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合作在促进地区发展、维护地区安全以及推动地区国家间合作方面的有效性。目前，中亚国家已经与日本、韩国、美国、欧盟、中国、印度、俄罗斯、意大利、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建立了“中亚+”合作形式。“中亚+”机制的不断拓展反映了中亚国家希望更多参与全球合作体系当中，而不是被人为限制在固有地缘政治经济空间之中。

第五，经历俄乌冲突后，“势力范围”、“缓冲地带”等逻辑将在“后苏联空间”日益式微，欧亚地区将变得更加开放多元。为打破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改变欧亚大陆和世界地缘政治版图、重新获得世界大国地位和全球影响力，俄罗斯多年来始终不改“势力范围”、“缓冲地带”的传统理念，对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聚合原苏联国家、恢复联盟版图抱有执念。这与其他欧亚国家维护主权独立、谋求自主发展的努力是相违背的，也成为俄与美欧在“后苏联空间”矛盾和冲突不断的主要症结所在。不过，俄乌冲突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俄战争行为的强烈抵制，实际上也让俄恢复昔日荣光的诉求遇到巨大障碍。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亚国家与美欧日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3月1日，中亚五国与美国的“C5+1”外长会谈以网络视频会议形式举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达了美军事基地或中转基地返回中亚地区的意愿。4、5月间，多个美国官方代表团到访中亚国家，全力推动落实《美国的中亚战略（2019—2025）》，支持中亚国家对冲俄罗斯战略压力的意愿。欧盟于2019年5月出台新战略《欧盟与中亚：更坚实伙伴关系的新机遇》，表达了与中亚五国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的新愿景，并强调未来将从提升中亚国家应对内外部挑战和推进改革能力以及支持中亚国家经济现代化两个方面与中亚国家开展合作。2022年3月10日，欧盟和乌兹别克斯坦启动实施了“2021—2027年扩大合作指导纲要”，据此欧盟将于2021—2024年向乌提供8300万欧元无偿援助。日本也对中亚加强了外交攻势。4月15日，日本外相林芳正在中亚五国与日本的“C5+1”外长会上表示，“日本将作为对中亚而言可以信赖的主要伙伴，继续提供合作”。4月29日，他又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探讨深化日本与哈、乌的多领域合作并敦促两国对俄采取与美欧日同步的制裁措施。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延宕了25年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也于近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方工作组在6月份的视频会议后宣布今年将完成可行性研究。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甚至表示，项目将于2023年正式开工。可以预料，在俄乌战事之后，俄控制力下降、欧亚国家自主意识增强以及

域外行为体介入程度加深等多重因素，将使欧亚地区缓慢而持续地摆脱昔日的帝国阴影，更进一步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

四、俄乌冲突的全球性影响

俄乌冲突是后冷战时代世界发展的一道分水岭，将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人惊呼“新冷战”正在加速到来，世界将重新划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敌对阵营。笔者不同意这种过于简略的类比，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际局势与冷战时期紧张气氛的相似之处，但也要看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

何谓冷战？冷战是势均力敌的两个超级大国的长期对抗，是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紧张对峙，是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交锋，是两个平行市场间的不相往来。当前，尽管存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俄罗斯与美欧之间的激烈地缘政治冲突，但既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争端，也不可能形成营垒分明的两大军事集团，更不可能出现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平行市场。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国际秩序重构、大国关系紧张、全球供应链重组的现实风险。

那么，如何来概括当下和未来十年的国际战略现实与趋势呢？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走上不同发展路径，西方率先实现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而中国却保持既有发展道路，对此彭慕兰界定为“大分流”，笔者则想借此将俄乌冲突后的国际趋势概括为“小分流”。“小分流”主要体现在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全球及地区安全三个层面。在国际政治领域，俄乌冲突唤醒并加剧了世界不同阵营之间的分化和对立，使国际关系更加身份政治化。但在西方看来，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对抗，如今的阵营分化与对立更多体现为新自由主义思想与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对立、民主自由政体与威权体制的对立。实际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和威权主义阵营就判定冷战后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日薄西山，^①因而在国内政治、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三个层面对新自由主义体系发出了挑战。在国内政治领域，俄罗斯以“可控民主”为旗号不断强化垂直权力体系，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当中的基本原则已经形同虚设。在地区秩序领域，俄罗

^① 参见《Стать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един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и украинцев»», 12 июля 2021,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6181>;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21 октября 2021,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6975>;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О чем рассказал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22 октября 2020, <https://rg.ru/2020/10/22/stenogramma-o-chem-rasskazal-vladimir-putin-na-zasedanii-kluba-vaddaj.html>;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19 октября 2017, <https://rg.ru/2017/10/19/stenogramma-zasedaniia-mezhdunarodnogo-diskussionnogo-kluba-valdaj.html>;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19 сентября 2013,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243>.

斯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军事手段积极恢复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并以阻击“颜色革命”为由压制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的“欧化”和“离心”倾向，以支持白俄罗斯威权当局等手段维系和扩大自身在相关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在国际秩序方面，俄罗斯一面在世界上宣传新保守主义思想，积极争取和培植拥趸甚至助力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面采取激进的地缘政治行动冲击后冷战时代形成的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2008年俄格战争、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2015年出兵叙利亚直到2022年俄乌冲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

对于俄罗斯带来的现实挑战和冲击，西方的反应经历了一个从2008年不明就里、2010年试图重启对俄关系、2014年小规模制裁到2022年全方位反击的演变过程，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的战略认知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欧洲爆发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局部战争的现实面前，2022年6月北约马德里峰会出台了新版《战略概念》文件，彻底扭转了2010年《战略概念》中将俄视为“伙伴”、寻求与俄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的战略定位和政策方针，而是将应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产生的国际挑战重新设定为北约核心目标。新版《战略概念》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行为反映了其对邻国和更广泛的大西洋地区的侵略性行为模式”，“俄罗斯是对北约盟国安全和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重大、最直接的威胁”，北约将“以团结和负责的方式”应对俄罗斯，通过加强所有盟国的威慑和防御能力，抵御“俄罗斯的胁迫”。^① 2022年10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指责“俄罗斯在过去十年中奉行帝国主义外交政策，颠覆既有国际秩序，对国际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和持久的威胁”，表示要“坚决回应俄罗斯的入侵行动，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成为战略失败”，“继续建立和深化与盟国和伙伴的联盟，以防止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民主和制度造成进一步损害”。^②

俄乌冲突还激化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担忧、不满和敌视。北约新版《战略概念》前所未有地提及中国，指责“中国力图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中国公开的野心和胁迫性政策对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形成挑战”，表示北约将把“印太地区”视为利益攸关区域，加强与该地区新老伙伴的对话与合作。^③ 而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则直指中国是“唯一既具有战略意图，又拥有不断增长的能力来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强调美国“将在限制仍然极其危险的俄罗斯的同时，优先保持对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美国也表示在与中

① NATO,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1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③ NATO,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激烈竞争的同时，“将负责任地管理竞争”，“愿意在利益一致的领域与中国合作，不能让分歧阻止中美在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以及世界利益且需要共同努力的优先事项上向前迈进”。^①可以确定，在俄乌冲突之后，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更加激烈复杂，而大国之间的战略协调与合作则将变得更加困难。

在世界经济领域，俄乌冲突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俄乌冲突加速了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的断裂与重组。就直接影响而言，冲突导致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股市、汇市激烈动荡，石油、天然气、粮食等大宗商品以及氦气、钯金、镍等战略性资源价格飞涨。这必然推高全球通胀水平，给在疫情肆虐下艰难复苏的世界经济平添压力，也将导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加速断裂和重组。俄乌战事爆发后，一系列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对俄施加的经济制裁使与俄相关的供应链、产业链加速松动，世界经济的“去俄化”势头明显。甚至在能源领域，美国和加拿大已对俄实施全面能源禁运，欧盟也做出了到2027年基本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重要决定。俄罗斯未来在国际能源体系中的地位将遭受巨大冲击。这无疑将带来“双输”的结果，但在战争持续的情况下，对主权、安全和秩序的关切毫无疑问已经超过了经济能源合作等议题的倚重。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催化了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的持续更新与再造，加剧了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的政治化、地区化、集团化和碎片化。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受到诸多质疑，其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调节作用明显弱化。与此同时，新的区域性双边、多边全球贸易和投资新规则正潜移默化地并行发展，《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加墨新自贸协定(USMCA)、美日自贸协定、欧盟日本自贸协定已经运行，美欧自贸协定和印太经济框架正在加速推进。较之以往的国际贸易及投资协定，这些新的规制确定了更高的标准。一方面，关税水平大幅度降低。另一方面，环境、知识产权、劳工等标准显著提高。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在“国有企业地位”、“市场经济地位”、“反对大规模政府补贴”等原则问题上高度一致，三方贸易谈判代表多次磋商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欲解决第三国非市场化政策导致不公平贸易、工业补贴、强制技术转移，以致破坏国际贸易运作等问题”，表示将基于国家安全目的和出口管制在投资审查方面进行合作。更有甚者，USMCA还设置了“毒丸条款”，规定“若三国中有一国与某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则其他协议伙伴有权在6个月内退出USMCA协议”。美国政府官员公开表示，该协议将成为美国以后与各方开展自贸谈判的模板，而加拿大也正是因此而中断了与中国的自贸协定谈判。^②俄乌战事则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化的“分流”趋势，未来一个时期，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② 冯玉军：《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制多轨并进与中国的选择》，《世界知识》，2019年第15期。

不排除西方发达国家和一批新兴经济体甚至发展中国家形成一个低关税、高标准的大市场，而俄罗斯等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则可能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主流经济体系之外。

在安全领域，俄乌冲突引发了全球与地区安全架构的深刻变化。在国际政治层面，全球政治与安全治理体系行将被重塑。冷战的结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欧洲的雅尔塔体系，尽管俄罗斯仍恋栈不去、伺机而动。然而，俄乌冲突所引发的国际社会对俄行为的强烈抑制，为俄实现诉求设置了巨大障碍。雅尔塔体系下大国瓜分势力范围的做法已经难以为继，这场战争加速了雅尔塔体系的崩溃。

在全球层面，联合国安理会维护全球与地区安全的效率问题遭到更多质疑。4月26日，联合国大会第76届会议通过了一项由83个国家共同提案的决议，规定如果安理会“五常”中的一个或多个在安理会使用“一票否决权”，联大主席应在10个工作日内召开全会，对否决权使用情况进行辩论，所有会员国都可以对行使否决权的行动进行审查和评论。这意味着五常在使用“一票否决”时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实际上等于变相限制了“五常”的权力，把权力更多交给了联合国大会，此举将对联合国的运作产生重大影响。未来，联合国包括安理会的改革可能会加速进行，将直接冲击以安理会作为主要框架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有学者直言，“联合国作为二战战胜国论坛的作用已被严重削弱。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将以‘雅尔塔协定’的彻底被埋葬和世界权力格局的重组为标志。”^①

俄乌冲突对亚太安全也产生了外溢效应。北约认为，“中俄之间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在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相互配合的企图与北约的价值观与利益背道而驰”。^②美国则强调，“中俄日益结盟，但它们所带来的挑战在重要性方面截然不同。”^③在这种战略误读的影响之下，美国进一步加紧重塑印太安全体系，力图构筑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跨区域的印太安全机制，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延伸威慑，来应对所谓“中国的全方位挑战”。近两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盟友的双边军事合作在加紧重塑，被赋予了更加实质性的合作内容。美国在推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澳同盟的同时，也在促使美日韩安全合作网络化。6月底，北约峰会首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亚太国家领导人参加，而《北约新战略文件》首次表示中国对北约的安全、价值观等利益构成了“系统性挑战”。可以看到，美国在强化跨大西洋同盟和印太同盟体系的同时，正在努力强化两者之间的互动，打造以

① Arturo Laguado Duca, “Conflicto Rusia Ucrania: El nuevo mapa del poder mundial”.

② NATO,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安全同盟体系”。

但同时需要看到，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定位仍然有着重要区别，其印太同盟体系的强化更多是预防性而非进攻性的。与此同时，中方在近期的多个重要外交场合重申了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战略定位，中国始终批判“冷战思维”，不希望世界重新陷入“阵营对抗”。而实际上，中俄两国在国家实力、身份定位、战略目标以及同世界体系的关系上都有诸多不同。只要中国保持清醒的战略头脑和战略定力，世界“再阵营化”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

俄乌冲突激发的“小分流”是后冷战时代世界发展的一个阶段性调整，必将对未来的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世界的发展不是先验决定的，它取决于人类思想和行动。但愿世界的政治家们展现出足够的智慧、良知和勇气，让这一段“小分流”尽快结束，让更加澎湃、更加均衡、更加公正的全球化浪潮重新汇集，建设一个共生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杨嘉宜）

